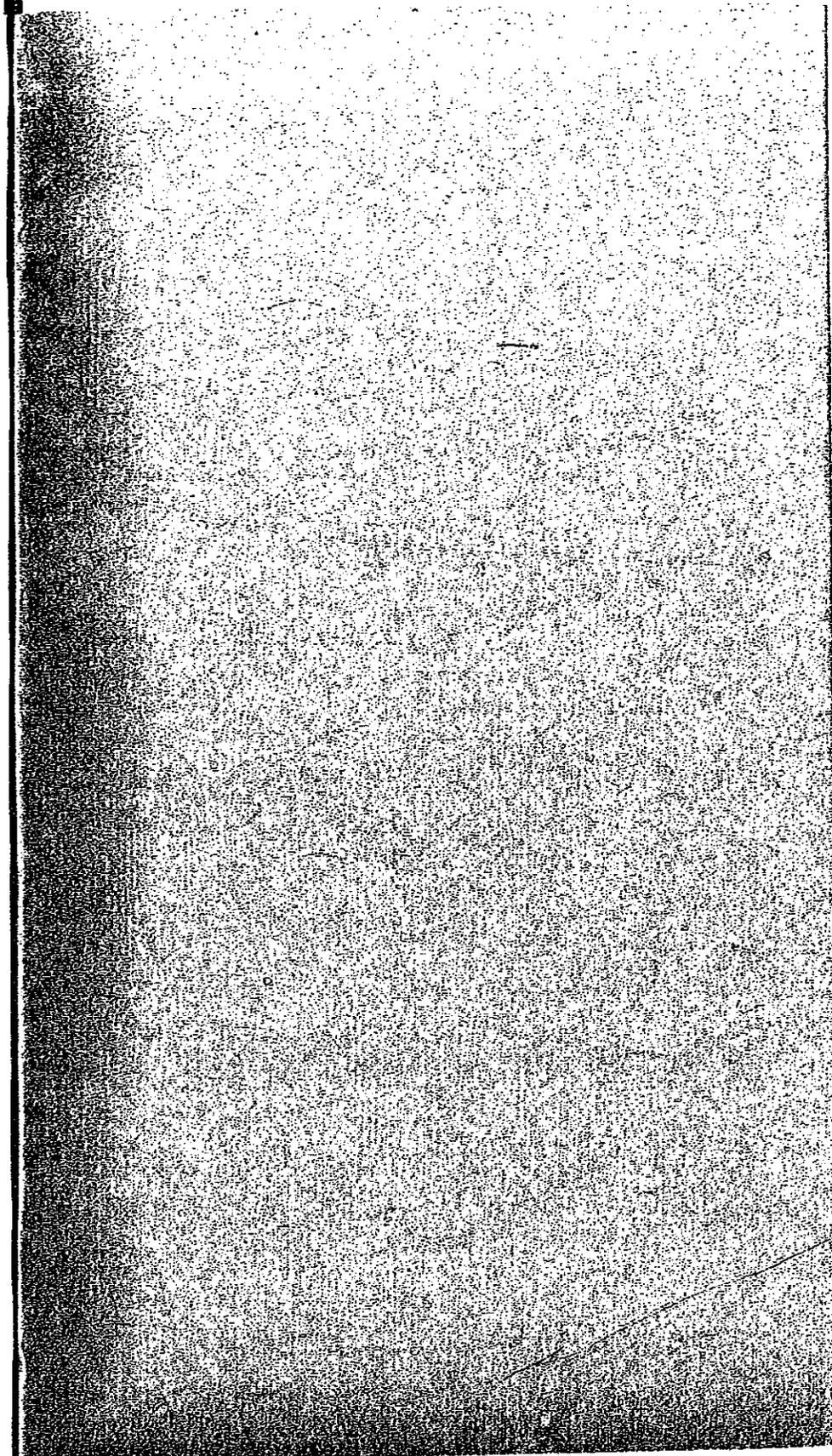




二 五 八 七 號	一 三 五 號	五 〇 號	〇 三 部
-----------------------	------------------	-------------	-------------





兩漢金石記卷第八

講起居官 齋閣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查勇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魯峻碑此氏錄釋作魯
按尉魯峻碑今依碑額書之
額額十二字二行

早行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

□伯禽之懿緒百載于祖考撰之銘也君則臨營謀者

之孫脩武令之子體純二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

無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竊物不桀學為便宗行為

大表漢□始住佐職牧守敬愷恭儉州里歸稱舉孝

庶除郎中謁者河内大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
高第侍御史東郡頃早五行止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
如流遷九江大守早五行口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早五行口
載早五行蘇若清風有黃霸名信臣在穎南之歌早五行口公事去
官休神家術未能一暮為司空早五行王暘所舉徵拜議郎
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早五行二月丁卯拜司隸校
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調納舉大權然疏發不為小
威早五行呂濟其仁弼中獨斷早五行呂效其節案奏早五行口公彈紕五
卿早五行等夏衽肅佞穢者遠遭早五行母憂自氣拜議郎服竟還
拜早五行心騎校尉早五行呂為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

國之契閉門靜居早五行書自娛早五行年六十二熹平元年早五行口
月癸酉卒明丰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南平早五行口沛
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
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
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
父息早五行不早五行墨早五行本早五行諱早五行審早五行稍早五行露早五行其早五行字早五行之早五行也早五行今早五行以早五行舊早五行初早五行不
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所薪弗何悲慕早五行幾早五行之不報痛
昊天早五行之靡嘉頌企有紀早五行能不涕早五行著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早五行岳早五行礪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爍命早五行口時生
雅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連早五行內懷溫潤外擴強虞

督司京師蘇然清邈當口緝職為國之權匪究南山
遐邇物惘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齒齡喚矣的的
碑陰

故吏河內夏管懿多遠千行下二十一

故吏九江壽春陳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魏頓正許踰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郡濮陽敦敦登高千

門生汝南名陵干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魏顯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股路龍顯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壬端子行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門生濟陰定陶肆真子然五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悳赫節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時三百 <small>目下二十一 行為下列</small>	門生河東蒲反陽成□文智三百	門生汝南汝陽鄭立□節三百	門生東郡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門生東郡博平孫謙□□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顥□□二百
--------------	--------------	--------------	--------------	---	---------------	--------------	---------------	--------------	--------------

門生東郡樂平邢□季□二百	門生魏郡內黃馬萌子□二百	門生魏郡犂陽王□少□二百	門生汝南潁強尹稜□□二百	門生汝南潁強尹顥赫□□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百	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二百	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恭公□二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劉平景高二百
--------------	--------------	--------------	--------------	--------------	--------------	--------------	---------------	---------------	---------------

門生平原股張謙伯讓二百

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門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強強良二百

右漢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并陰牛氏金石圖

云碑高八尺五寸恐誤詳潤三尺厚七寸在濟寧

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張亟齋昭濟州學碑釋

文云東第一碑是也

隸續云魯峻碑隸額兩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二字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為義莪通用之

本是固然已然此碑以蓼莪作蓼莪字从艸是

又微異耳又洪以槩即看字顧南原嘗辨其誤謂

即槩旅槩木之槩顧說是也蓋槩即刊字猶筆削

勘定之義尔又洪以緄即袞字按詩袞職注雖以

袞冕為訓然玉篇緄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緄字自

亦可通

遐邇切惻顧南原云惻疑即惻字非也按詩倬彼

甫田陸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劬音同云劬卓

也傳云倬明貌疏云毛以為倬然明大者可見倬字本有大義矣爾雅劉大也注云劉義未聞然爾雅注云劉音罩則是劉有卓罩二音矣疑當時方言倒與悼通也雖輜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入之界為疑耳說文悼从心卓聲徐鼎臣謂悼當从罩省卓非聲者誤也

奏字內非从夫其上二畫乃逆筆予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从本楷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為近耳案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運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恪即恪街即巷也蠲字益旁益變為三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筆之偶變也

穎南之穎張亟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禾隸體之未能盡繩者如此正多也至弟五行除字五字實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止露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朔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者年六十二二字石本今尚可見洪作一字非也

碑陰與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譙敏碑

西平昌志卷之六
並云蔡中郎書蓋碑錄之云也洪以為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字體則高城阜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犁蒲坂坂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壬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蓋當時隸體多隨勢為之矣

西平昌之邑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即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句不可解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既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門生汝南干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止有干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洪氏隸續第十二卷云忠惠父魯峻斷碑陰口延上以下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為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所存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當更有十橫碑載干丁馬呂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為魯君作諡七子題名當

在前列一石之上正可容三百二十之數碑有汝南干商此有汝南袁彥和亦有馬丁夏侯姓者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云云桂未谷馥曰碑陰今見在濟寧文與此異蓋洪氏以他碑之陰誤作峻碑陰也然顧南原隸辨云是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湯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既云三列則或下列尚有一二畫微露者尚未可知或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搨之為可憾耳今屬錢唐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碑之正面相等而其下半實無一字並非拓工省紙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訛當是五尺八寸耳蓋著錄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西征記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已來忠臣孝子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為人輩置任城縣學矣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聚而藝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作魯恭是水經注所引偶誤也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象其首行題榜云祠

南郊從大駕出時次有大車帳下騎鮮明騎小史
騎鈴下騎駙馬帳下騎諸畫象次石上橫榜云君
為九江太守時車前導騎又功曹史導車馬諸畫
象洪云既有九江標榜又有屯騎職掌更有先賢
形象定為魯峻石壁所刻也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

篆額十字二行漢字
右下从竹篆體之變

惟漢安二丰仲秋□□故北海任城景府君卒歟歟

哀哉國□□寶英彦失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

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為之豈夫仁哲敢勉

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光

□於無窮垂芳耀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

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敷頌於管絃後來詠其烈介帛

叙其勲乃佗誅曰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

禮蹈仁相道板執抱淑守真晶白清方勉已治身宴

深寔剛乃武乃文遵孝孝謁假階司農流惠元城興

利惠民強衙改節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

嘉厥功授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孿親躬伯遜讓夙

宵朝廷建英忠謹辨秩東行璽追嘉錫據此處穿北海

相部城十九耜邦歸向分明好恩先日敬讓殘偽易

心此處穿輕黠踰竟鴟梟不鳴此處穿兮子還養元鯨鯨蒙祐

呂寧蓄道稍惠此處穿社呂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

道術此處穿明府膺之黃朱詔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

明府宜之呂病被徵委位致仕民此處穿思慕遠近搔首

農夫此處穿醴未商人空市隨舉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

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歎歎實絕

奄忽不之孝子慙慙顛倒剝摧遂不勉寤永潛長歸

州里鄉黨隕涕哀故吏切怛歎歎倜傥四海冠蓋

驚惶傷喪大命此處穿期宴惟天此處穿明王設位明府不就

臣子欲養明府弗留歎歎哀哉此處穿爾曰考積幽安表至

兮此處穿翔議郎子再命庸將綏元此處穿子規英槩

謨主忠信兮此處穿羽藩屏撫萬民兮此處穿思彌

兮宜象鼎鞞此處穿榦禎兮不永麋壽真臣子兮此處穿仁數

外著甘棠兮此處穿石勒銘此處穿不亡兮

碑此處穿陰此處穿故中部督郵都昌羽忠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劉騰

頌字射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門下書

佐營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此處穿成

故騎吏劉瞽麟字敬石故吏朱壺孫徵字武達故吏

營陵薛逸字佰踰故吏營陵慶鴻字中此處穿故吏都昌

呂福字孟斤故吏都昌張暘字元暘故書佐都昌羽
頂字孟劭故書佐朱壺鞠欣字君大故書佐平壽淳
于闐字久宗故書佐營陵徐曾字曾莘故書佐都昌
張彤字翔甫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故書佐營陵
鍾顯字槐寶行義劇張斂字公輔故書佐劇乘禹字
百度故書佐東安平閻廣字廣宗故書佐劇紀政字
世堅故書佐淳于孫暘字威光故脩行都昌台工暹
字世德故脩行都昌董芳字季方故脩行營陵留岑
字漢興故脩行都昌真選字漢久故脩行營陵是盛
字護宗故脩行營陵 暹字武平故脩行營陵臨照

字景耀故脩行都昌張駿字臺卿故脩行營陵淳于
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
工邵字君石故脩行都昌呂興字世興故脩行都昌
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劇姚進
字元豪故書佐劇邢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
元翼故脩行都昌張耽字季遠故脩行劇中香字季
遠故脩行平壽徐允字佰允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
卿故脩行都昌段音字世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本
子故午營陵是選字世達故午營陵留敏字元成故
午淳于董純字元祖故午營陵縹良字世騰故午朱

孟靈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台孟遷字孟堅故小史都昌齊冰字文達故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此十字分二行書於第三

此接第八行之後提寫字格豎建肅君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守衛墳園

據洪仁細禮備陵成宇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載五究

此其文行當離墓側永懷寐□人不可勝呂義割志乃著遺辭

呂明厥意魂靈瑕顯降垂嘉祐

此十八句在碑陰人名三列之後作二長行

右北海相景君銘并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濶二尺二寸厚五寸五分今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

側面向亟齋張氏釋云東第二碑是也釋續云

額二行碑十七行行三十三字穿居其中在第八

字之下其三行各廢兩字廢兩字者占二格也方

上列之下中列之上碑中屢稱明府獨伏惟明府一句其明

府字平闕亂曰亦平闕

釋釋云任城有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

屬司農宰元城刺益部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

卒此皆明著于碑者碑雖漫漶計其闕者二十三

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為漫滅多不成文其名氏邑

里官闕皆不可考不知碑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

闕泐所致也

剋字隸辨以附克字之下引說文本作剋按說文
剋尤劇也此碑中剋字凡二見俱从刀後云剋已
治身雖與克字相通然說文克字訓肩也徐鍇曰
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能勝此物謂之克据此云能
勝勝字平聲與勝負勝字不同論語注馬曰克已
約身正義此注訓克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
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
禮義勝其嗜慾也近儒惠氏棟云仁以為己任故
謂之克王肅劉炫以克為勝殊背於理方綱按此

說非也克即隸書剋字剋即說文剋字書舊云刻
子刻亦即克剋字也釋文云刻音克馬云侵刻也
近儒王氏鳴盛云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
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此說
是也从刀从力之別乃隸之變體所不必泥也然
則左傳論語克已復禮之克書舊云刻子之刻皆
即是刻剋字而克已之克與克肩之克不同舊云
刻子之刻與時刻刻鏤之刻不同試以艸書刻字
之勢推之即知其與剋字無二矣克已字正宜援
是碑剋已證之而惠氏之說特喜與朱注異耳不

足憑也○後文遂不尅寤又以尅同克蓋漢碑通用之例固非一端也是碑前以歛歛爲嗚呼後又以歛歛連文亦其一證

歛歛字洪釋所闕今以精拓本審視是歛字遂不尅寤不字亦洪所闕今補

亂詞幽窅下洪闕三字今諦視石本上二字是表至此下又闕四字其弟二字下半从日猶仿佛可見他時若得摩挲石刻定當辨之尔恩下闕二字上一字是彌

弟十四行明王設位王洪氏作主按此碑主字係

上作橫畫今無之是王字無疑又孫即弦字莢即

策字實即殞字碑陰佰即伯字非陌也濟寧州志作陌方

即方字非芳也濟州學碑釋文作芳

碑陰人名中列故書佐東安平閻廣閻字洪作闔張作閻皆非竟不能定爲何字新城王文簡摘漢碑中竒姓者亦未及此

碑陰人名淳于閻淳于登之淳于皆姓也淳于逢訢淳于孫悝淳于孫晄淳于趙尚淳于董純之淳于皆縣名也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有淳于永元九年復

碑陰人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
朱虛東安平皆隸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注漢官曰諸縣有書佐有循行有幹有小
史書佐幹主文書者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乃引都
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是不知漢隸循
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王文簡皆不
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為皂隸賤役之屬尤誤矣
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干支已午字
未有作干者耳

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
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文豎建下洪闕二字
其上一字或作帛非也似是聿字肅說文音余律
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
聿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字尚未可臆
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銘之于石
也大意如此

元吾竹房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
截鐵捭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此語惟是碑
足以當之牛真谷云隸有篆體洵知言哉解此則
可以通其義於天璽三段碑矣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未見其額說詳于後

二行

五

三行

四行

可躍

五行

干幸奇

六行

我

七行

車未挽駕賊

八行

侵掠如

九行

儀燠咻

齊

放鵬沙

中神人

能惠者也當

是路無

絜欲子車

君

恩粵人之

賴社

命不

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予所

舊藏者約計十八行除第一行無字可見其略可見者四十八字又半字三而已牛氏金石圖著錄者財三十五字中間脫漏第八行而第十二行下一字今日舊拓本尚見其上半牛氏乃只著其下半心而闕其上半何也至洪氏隸續所著錄凡二百七十許字則其所見拓本較今日增倍可知矣而以愚今日諦視殘搨所著之字與洪同者財三十八字洪訛而今正者五字七行挽洪訛折九訛俾十三行巧洪訛手是洪訛之洪闕而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九行作十二行綴惠紙則又何也

考定洪氏隸續鄭季宣碑

丁酉秋曲阜孔莊谷戶部繼涵以所為是碑全圖艸本見示存余篋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為考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為圈仍依本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所可見者核之已多楮柱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得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既無他本可據則亦不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尚有執洪氏之書以摹漢隸者則吾不知也

君字季宣□聘君之孫□□□□□□□□□□

孔慈每

行三十七字今君早二行度和早二行泚早二行五早二行之早二行

姑依其格畫之早二行文早二行有趙宣早二行

振早二行吳札之高早二行東早二行守欽早二行

挹早二行目早二行東早二行守欽早二行

谷之圖據洪氏所錄之字計之所差者一字只三十

六字為一行其差早四行在某字間則不可臆知也今姑

於其行之末尾以備禮招陽早四行可躍早四行

行父貞忠節早四行帝早四行千辛奇早四行

二字姑以三十觀國之光早五行臣死夜在公考斯早五行

此一行兩字賊雲會威早五行我早五行社早五行

馮殉黨早五行遠近早五行車早五行挽駕賊早五行

此二字所早七行季四月早七行車早七行挽駕賊早七行

旅供早八行東鄙早八行侵掠如豹早八行

爾乃早九行乾剛之早九行辨早九行其早九行

刑而早九行齊早九行政早九行似燠咻早九行

以耕養慰存早九行叟鰥獨靡困早九行

虞放鳩沙早九行遺則不早九行

就滄愁早九行恭穢早九行

遺則不早九行差早九行

就滄愁早九行差早九行

就滄愁早九行差早九行

穆之中神人協

或之害弦哥並仁義交可謂徽五其

能惠者也當儀鴻

五十有七中平二丰四月辛

是路無軻

睽孤其三丰四月辛酉

欲子車之殉

畀之不泯

碑擣

君明

城討賊

定忝心則寧民

顯奕世

厥成伊產

喬鬱隕

景命不

休有

右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以今所存殘字位置

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叙而後三行

若以銘詞四言度之銘凡三行行凡三十五字則迹

韻也則迹下當關以銘詞韻脚度之上下句寧成靈皆

之格不合今姑依三十五字之格畫之如此宗之靈

右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以今所存殘字位置

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叙而後三行

是銘也叙似三十七字為一行而銘則三十五字為一行不可得而臆斷矣洪云篆額穹碑多有裂紋据此則是碑上方必有篆額而今日雖極精之舊拓本亦無復知其篆額者矣且牛氏金石圖竟云無額即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山陽吳山夫近日留心金石者也而所撰金石文存於是碑正面止以殘缺僅存數字一語了之並不著其僅存者為何字亦可慨矣

洪釋云飢即飢字殂即夙字鵠與鵠同音鵠鵠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方綱按婁氏字源亦以飢為飢字愚謂非也此句接上觀國之光是載字顧南原說是也石鼓執潘云籀文載字見義雲章作飢飢又小變从几耳鵠婁亦同洪說顧南原釋辨援古文尚書鵠𠂔字即驩堯碑文放上有虞字其為虞放驩堯無疑愚謂此說亦非也廣韻鵠鳥名人面鳥啄鵠四凶名鵠堯也古文尚書作鵠此二字無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从丹非从舟也說文鳩鵠鵠也又云鵠鵠鵠也从鳥舟聲張流切玉篇鵠止遙丁交二切鵠鵠也是从舟不从丹也洪氏所援趙簡子放鳩事愚固未敢斷其是否然

以本有从舟之字而乃強引从丹之字以實之蓋
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已模糊疑其下是𠵼耳而
不知此石此字今尚明白是沙字也

婁氏字原又云基即棋字縵即縵字愚按基字洪
所不著不知在何處可見婁所据之拓本與洪氏
小有不同惜未得其釋全文耳

洪婁所未釋者燠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疾而
或燠休之注燠休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燠厚
也休美也服虔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
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云燠休

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
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取
玉篇許玉切燠咻痛念之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
口病聲也觀玉篇燠从口則燠休休字之从口更
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挽解挽也他括切

附載張氏亟齋濟州學碑釋文鄭季宣碑存字

五月亟齋云原相連者接書各見者隔書此二字接

助亟齋未著此行今審五字之後我字之前尚隔三

我此字第六行

壽考之駕畔第七行車未挽駕賊此

侵掠如此八行三

攸興弟九行誤也

兵放鵬沙弟十行虞張作兵顧藹吉云字迹漫

之中神人弟十一行張有之字與

五十 能惠者也當弟十二行訛

弓 之路無弟十三行訛

所鑿欲子車弟十四行張多

息 人 君弟十五行

堂弟十六行

賴弟十七行

張云以上今存者四十三字此內惟弟十四行所
字洪氏隸續所無者今未敢定其是非也姑存以
備考

牛氏金石圖云尉氏令鄭季宣碑并陰高四尺濶
三尺厚七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張亟齋
釋文云東第三碑是也牛云碑附牆陽面東向陰
面西向張云予癸丑歲見之及己巳復來搨甫十
七年又漫漶數字碑陰完好故轉向外頂有垂虹
三條其上橫刻篆文八字穿下列人名二十行亦
井井可見此碑甚大可與魯君碑相等此所存止

西漢金石錄卷之八
上一列下半埋入土中儻得博雅當事掘起并高
重立是所厚望焉愚按亟齋此言於是碑最為有
功蓋土人所名為鄭季宣碑者皆其陰也是以碑
正面雖有字而人不之拓且聞其正面偏牆甚近
拓工不能以身側入須二人從兩邊各以手探入
拓之此所以正面拓本得之者甚艱即好古如牛
真谷居近濟寧而所為金石圖至失去中間一行
蓋亦因所得拓本中間一行為兩邊手探所不及
而失之也予於是碑心摹手量匪伊斯夕前後所
拓致正面遂有三本是以晴窓諦視竟能辨洪氏
之所未辨者張亟齋得四十三字予竟得四十七
字又半字四豈非於是碑深有相關之素耶故首
錄亟齋之言以著是碑正面拓本之難如此壬寅
八月八日記

洪氏隸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据此則是
碑有額無疑予因札致黃小松全拓其正面今得
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
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橫寬三寸而正面穿
上之額竟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
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

施推即落拓時本欲去其下座外高驗下半有字
 否因石質一動即損不敢更張也下座乃兩石夾
 嵌外低內高所以拓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丙午
 六月十日記

碑陰

尉氏故吏處士八名

篆額八字橫書其下有穿穿下乃刻人名○洪氏
 隸續婁氏字源皆作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以處士
 以列故吏之置尉氏之領氏隸辨又
 行以處士字置尉氏之上九訛矣

故孟者處處

關內侯張處士

故方城長毛良處

故孝耽處

故廷堂永康處

故廷伯

故廷事

故廷事楊光子官

故廷事宗仲

故廷事五官掾

故廷事掾邯鄲

西漢書卷之八

高

故守令呂嵩仲

任

故督郵邯鄲敬

二此字
微露

故督郵邯鄲璣元珪今司

德源

處士 謙詳直

處士 步德

主

處士 子朝

議

右鄭季宣碑陰今見存字九十一又半字五

第四行毛下洪氏繇續作武誤今石本是良字

第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群誤今石本是耽字

第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璣誤今石本是珪

字

第十八行直字洪氏繇續作真誤今石本是直字

第十九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步恐

當是孝

目上正誤五處

第一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第二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第三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二字是處士

第四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第五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第七行伯字洪氏隸續所無今補

第八行洪氏隸續全漏去今補二字

第九行宮字洪氏隸續闕今補

第十九行下列首一字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

第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字洪張皆無今補

目上補遺十處

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陰

議郎安眾闕下

故孟津都尉闕處元闕

關內侯張闕二詩

故方城長毛武闕二

故孝闕三耽闕虞

故從闕三堂闕康

故從事下闕又闕人

從事楊光子闕

故從事宗闕仲闕

故五官掾闕下

故五官掾邯鄲闕三

故守令呂嵩仲闕

故闕二任闕二

故督郵邯鄲敬闕下

故督闕邯鄲璣元闕

今司空掾

處闕四德源

處士闕謙闕真

處士闕三德

處士闕二子朝

處士邯鄲闕三

處士呂林闕二

處士呂贊字關二

處士關楚關政

處士字關二元

處士下關又關一人

故吏字關三真

故吏邯鄲關盛伯

故吏邯鄲謀孝起

故吏字關二子真

上關祭酒關敷關卞

上關掾邯鄲瑾子恩

門字關二曹史李關正

主簿關下

上關張關下

上關讓關二

上關棋關二

門下史邯鄲睦關寧

門下史字關二元關

記室史辛關三

左記書佐關下

主記書佐關下

門下書佐字關三循關三

記室書佐侯瑾關二

錄事書佐李規方政

記室字關二陳冀元艾

騎吏丁關瑋珪

騎吏田關元戒

騎吏馮艾子茂

直事干樊順伯叙

直事干陳瑚彦臺

直事干張超子與

直事干楊邵景關

直事小吏關四

直事小吏字關番子

直事小吏荆關后融

門下小史陳勛子懃

上關音伯字

隸續云上下凡四橫其中替郵邯鄲璣名字之下

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未有直事干四人亦是以

干為幹語在景北海碑陰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似是造碑者所識

方綱按洪氏既見拓本知為上下四橫則宜依其四橫之式書之乃變為上下二列又無界限以別識之今以石本見存之字度其上二列尚皆可合至其下二列則以每列二十行計之所謂直事干直事小吏之數人者不知其仍屬第三列歟抑有在第四列者歟而又云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又未知是專指第四列否矣

張氏亟齋濟州學碑釋文所載鄭季宣碑陰

故郡□□□□□□

故孟□□□□□□

關內侯張□□□□

故方城長毛良□□

故孝□□□□群□□

故從事□□堂永康

故從事□□□伯

故從事□□□□

從事楊光子容

從事宗昌仲父

故五官掾□□□□

故五官掾邯鄲□元□

故守令呂嵩仲嵩

故守令任□□□

故督郵邯鄲敬□□

故督郵邯鄲璣元璣今司□□

此名下有今司二小字下缺言故為督郵今遷官司某事也

處士邯鄲□德源

處士□謙謙直

處士□□子德

處士□□子朝

以上存者一百字缺者以方位計之當是四十九字

第一行第二字今拓本之稍舊者尚微辨右部一方網按張亟齋云右題名意止三層又云碑陰完好人名二十行并井可見今所得一百六十九字又云其列名必有二三層此所存祇上一列下半埋入土者應尚有字此三條在一跋之內既云意止三層又云必有二三層蓋亟齋未見繇續致有斯疑也而亟齋所得正而四十三字又合諸趙婁所著者二十六字又合其所著碑陰之百字故云

百六十九字亦因未見隸續而掇拾未全耳

又按吳山夫既依洪續之文而直芟去後半以為

傳信者此吳氏之失也至於處士呂林或未必是

林字既是今石所無則第据著錄以為信者亦未

可執也

補全今石所見漢尉氏令鄭季宣碑

行仍空

五行

五平之五字向所無自露見也自此字以下則斷外出主

三行仍空

卽此字在四行可躍下空七格

郎中此二字在五格之下一字

帝此字在七行也特此二字皆洪所未著

又此字在七行其左豹此字在七行其左

九行此字在九行

九行此字在九行

沃此字在沙字下協此字在神人下

門此字在畫與否下軌此字在軌字下

之此字在約下殉此字在約下

之此字在約下殉此字在約下

何意

三

君

君德伐石

德字尚不見久矣今并高始見之拓本

擒

此字在伐石下空二格之下据洪是擒也然驗石乃作擒盖擒之或體

齧

格之下

去行

庭帝

在堂字下空十四格之下

十七行

日洪迹

此三字在賴祉下空五格之下洪氏但有迹字其日洪二字洪所未著

十八行仍空

右新并出土鄭季宣碑之正面凡增補廿有四字此內洪所未著而今見者九字

碑陰

處
邯鄲

處
士呂彬
彬洪作林誤

處
士呂瓚

處
楚政

處
士元

處
士

處
元
此一字又半字洪所未著

處
真

處
邯鄲盛伯

處
邯鄲謀孝起

處
子真

十二行下列

十三行下列

十四行下列

十五行下列

十六行下列

十七行下列

十八行下列

十九行下列

二十行下列

議

祭酒 敦幼才

邯鄲瑾子恩

曹史李

灾 此灾乃半字也 洪所未著

彪叔 此二字洪所未著

邯鄲 此二字洪所未著

史 此一字洪所未著

彦 此一字洪所未著

子 此二字洪所未著

右碑陰凡增補五十七字此內洪所未著今見者

十一字洪誤今正者一字凡兩面新升出土石本
增出八十一字內補正洪氏隸釋十八字

錢唐黃易跋云右碑在濟寧州學戟門之東正面
向壁下半久埋土中康熙年間淮陰張力臣作繹
文已稱碑字半沒亟宜出之乾隆丙午夏翁覃溪
詹事欲易搨致碑額碑去壁不盈尺工人伸紙頗
難上方泐深寸許額字不復見詹事復趣易升碑
甚力工師見石質鬆裂不敢移動易銳意辦此累
檀紉索百指一心出土無損作二石柱夾之嵌置
堅牢兩面皆露數百年沉埋之蹟一旦復見真平

生快事也凡全石高六尺寬三尺并鑄跋碑側以志之

附碑側新刻字

薰尉氏令鄭季宣碑正面向壁其下久埋土中翁詹事方綱欲顯全文屬衛河通判黃易升碑向外乃與知濟寧旨隸州事劉永銓州判王所禮成其事碑字復全殊可快也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黃易題記

李東琪同來

大興翁方綱餘姚邵晉涵吳張埴

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

隸額十字二行文作黑字凸起字勢大小參差至為古雅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憤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久游大學頽然高厲蠶於雙匹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史主簿據洪智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世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二字據洪郎中遷執金吾丞世四行遭孝桓大憂屯守元武據洪愆哀悲慟加遇害氣遭疾隕據洪靈世六行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忝世三行命世三行不竟台衡蓋觀德於

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天降

雄英資才卓茂仰高鑄堅允文允武內幹三署外

師旅字據洪勒屯守奮威字據洪武旌旗絳天雷震雷舉敷耀

然字據洪陵惟哮虜當遂股肱字據洪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

咎瘕乎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成襄

傷愴遠近哀同身沒字據洪萬世字據洪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三

寸濶二尺二寸厚六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

側東向亟齋張氏濟州學碑釋文云西第一碑是

也碑凡十行行三十一字額下有穿穿當碑之正

中文在穿下十行皆不逾穿之左蓋甫及碑石之

半云其左半石上無文

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漢書儒林傳曰申公自

詩經為訓故呂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韋賢治詩

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至韋

氏章句之目則史所弗著惟見於是碑而已金石

之功豈淺鮮哉

是碑叙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官

而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

書某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為

金石例者潘文僖不叙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
例知有隸釋諸碑而未能一一源其本始黃梨洲
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
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分
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貞石之文有所稽
攷也矣

碑以如爲而仁如不壽者仁而不壽也此亦如而
通用之一例款即數字匹即匹字懂即慟字
是碑之書緣此悔賞其簡質而牛真谷病其板拘
予以爲字畫差小而適古彌出他碑之上不特不
病於板拘即簡質亦尚不足以盡之耳

漢故郎中鄭君之碑

篆額二
行八字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頂
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乎典籍雁
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
衛上清自脩犯顏謇悍造膝侷加成
世曰此服之郭后珍瑋曰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
簡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中非其
廷其本規乃邁凶愍年卅二其四月四日遭命

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 見於魯

所共哀也故建 共墳配食斯壇日慰考妣之心

鍾鼎奚銘昔姬公 武弟述其兄綜害□□□斤

日旌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惠願親誨弟受恭 毅我義

迹幙式從政事上忠旨自勵貢計王庭華夏歸服

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共所怙國

皆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

右是碑之上段止見每行十九字之本也自乾隆

四十二年目前所拓之本皆止於此蓋其中段尚

埋土中未出也而其間就近今所拓又微有辨者

第二行籍字全見膺字猶見上半者舊拓也藉字

止露其頂膺字全不見者新拓也計上段凡存二

百五十四字又半字三此內洪氏所有者今闕其

九四行辭以好方六行郎七洪氏所闕者今補其

二十行綜下如下書字吳山夫以為上段每行只存十七

八字非也

昔姬下洪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

下當是頌字此實石痕可髣髴非以文義度也

上段本與中段相連石並未斷乃往日因石埋土

中只拓得其半耳似應合中段聯為一圖然其中
又微有拓本新舊之不同若聯為一圖則觀者無
以考新舊本之所以異故先以上段別為圖其存
字如右

行

行

行

行

行

孫也以疾錮

推賢法

身痛如之何

年七歲而夭

琦瑤延呂為至吉

於夢陋獸冒敢忘

方導我禮則傳宣

帝用嘉之顯拜殊

忠直俯哭誰訴叩

靈亦歎斯勒

右是碑之中段六十字又半字五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定海藍嘉瑄掘起入地之半凡尺許而碑所
存於今之字止此矣先是雍正六年有李鷗者於
濟寧學泮池左發地得是碑最下一段今別爲圖
於後而李得下段時不知有此中段也蓋土人相
傳以爲中段已亡而今一旦掘起升高始知此段
實與上段相連也

一行

二行

三行

四行

惠外
滿期
是君
君夫
不紀
刊石
業作
將廷
卹焉

一行

二行

三行

四行

五行

六行

七行

八行

九行

十行

中寔天生惠顧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禮
則傳宣孔業作早忒早式早茲政事上忠目自勸貢計王
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早雅意早色斯自
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亾忠直俯哭誰
誣早印嗚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
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郎中鄭固碑牛氏金石圖云濶二尺厚六寸牛氏
高四尺二寸此乃專就從前所見止上半
每行十九字之石言之未可以為定式也在濟寧
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亟齋張氏濟州學碑釋文
云西第二碑是也篆額下有穿文十五行行二十

九字

是碑自歐陽集古錄已目為零落之餘而云其間
有遂遁退讓之語今則遂遁字已不可見而以今
日拓本次弟所收先後出土者核之洪氏所錄則
所闕亦不甚多乃牛真谷以為碑亡其半顧南原
以為碑已中斷皆失其實矣顧又云家有拓本尚
完而所摹諸字乃皆訛誤則是所謂有完本者亦
未可信也

曷字从篆體邦字借羊為手此碑字之稍異者至
於清眇眇字即今妙字方言眇小也此當為妙之

正字凡書妙字者當以是碑為據

張埴曰目疾錮辭目疾句法作讀豆錮辭之錮當
作固其弟撰碑避其兄之諱也

漢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此以今所存石別為
題目其額則未之見

王氏之

九世

衆 甘 邾 之 上 強

一 罅 步 个 曰 王 武

溺而濡足至孝白二十

夏甫舉孝广武 令

噲 丁 荆 恭 士

已 役 壘 于 京 師 步

阿 大 守 自 高 平

宗 直 道 者

子 功 海 府 丞 八 子 当

茂 年 孝 廉 仁 令 台

仇 叔 之 心 不

弱 牙 居 荒 口

君 功 去

所葺

長也

瓜氏

右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見存之石凡十八行五十九字又半字三十二而已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夏四月之望濟寧李東琪得此石於州學戟門內大成殿西階下古樹之根驗繇續知是此碑題記於石後秀水盛百二為跋

洪氏繇續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二

自王氏之先出口季

九世口口乃復聞聲

衆勝邯鄲之圍強

其爵者曰侯曰王景武

溺而濡也至孝昭二年

夏甫舉孝廉武口令

噲字赫恭博士徵陽

已後葬于京師者五世

陽太守自高平就學

宗直道者率困而後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郎

茂舉孝廉為譙令去官闕下

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名闕下

弱弟居荒亂之中闕下

為郡功曹去官家拜闕下

令闕所宰莅馳化如神闕下

辰也季世有一黃初五闕下

張氏附于先姑仰堂字闕下

右洪氏所載前碑一通今以見存之字合之為圖

如右

闕上念鼎足爰建時雖闕五式不闕上魏后實天所援地

發屯闕三如舊闕上周服從此龍光文好俎豆武侯鷹

揚闕上十朱旗乃舉席卷三闕克成帝字闕下路闕二逸

民闕三逸民匪彫匪琢闕哲闕二有處顯允君子或

默或語闕上光隆前闕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闕上我闕漢

闕聘闕車束帛有琰闕上庶績咸喜咨爾陽闕維闕上亢

允闕匪闕攸居闕二王所闕上空曩倫攸闕沖質闕

衽炎闕中澈闕上人闕得闕六剗克闕上有馥其馨闕時

闕上裁宜闕帝庭內管機密闕軌闕平出闕上赫如闕榮

身歿名立永揚德闕顯闕上用闕康將和闕門剖符闕

景闕上來世饗

洪氏彙續曰右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
為額予新獲此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字許如石
斷裂之狀上段十八行是叙事之文下段少一行
是四字韻語判然非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
匣而一之藏碑之家隨行剪貼故文意錯亂不可
曉解其所叙有兩人舉孝廉者有以博士召者有
丞勃海者有為太守為尚書郎為譙令為郡功曹
者其一人名字可辨曰噲字种恭下云凡所宰莅
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語有身歿名立
及剖符字蓋謂最後之人張氏祔於先姑疑其匹
也勃海丞尚書郎則其子也所謂上世有邯鄲之
功者秦之王翦也韻語初云關二魏后實天所授
繼云文好俎豆武侯鷹揚朱旌乃舉克成帝宇則
其人仕於魏初也中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云
冲質關祚炎關中微又云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則
是述其先世前朝之事也碑云葬于京師者五世
所叙既非一人又載婦姑相祔而以廟門題其額
必是昭穆宗兆者碑中雖有景武孝昭冲質之文
却有魏后黃初之字而題額以漢者豈膠東是其
祖廟沒於漢代者乎隸釋目錄曰隸釋書成十年

再因考古始知膠東廟門是兩碑也

方綱按後一段石今不可見洪氏云下段少一行蓋是十七行今亦無從而畫其限矣婁氏漢隸字源云喜義作熙蓋熹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喜通也其云克成帝字者僅見於洪錄雖未知拓本若何然按之文義字體均當是克字洪釋作克誤矣克肩也从屋下之象本从人不从十也

碑有黃初五云云則是碑立於黃初五年之後是魏碑也以其著錄猶云漢故膠東令故附於漢金石記○洪氏釋採趙氏金石錄謂膠東令廟門碑以其非東漢而出之然錄續仍載此

跋廬江卮字誌府君出碑

右篆額二行十字末一字存半乾隆四十三年歲在丙申夏六月膠州人崔儒跡得於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今在濟寧州學宮戟門內

碑載隸釋第十九卷洪氏云右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額在濟州任城魏明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范君名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漢至廬江太守亦魏碑附錄於漢刻後廬內之由變而从囧范內之已變而从巳此在隸

體之變則可而在篆則不可是六朝日後書體之
濫觴也

予既得是碑額之後八年乃得見宋拓碑本今錄
於此

君諱式字□□□□□□□□功存有夏以下闕者

据洪氏云寔曰御龍□胙商周世昭其隆晉主夏盟

有士會者光演宏謨翼崇霸業錫色命族實為范氏

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元亮之殊高徽柔懿

恭明允薦恕九德靡爽百斤淵備宏道軌藝恢韜墳

藉探嘖研機罔深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節賢真忠

諒足以弼國薦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懿聲克宇

甸接華彥於汝墳潤枯斃於荆漢超管鮪之遐蹤信

靈諱乎炳煥是以允泉流芳乃鴻奮耀仁闡於權

輿濟俗侔乎皇訓羣公偉焉弓旌盈路并讓考□□

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

□土□聖言此處教允以下□土□聖言六字

皆洪氏所無也其果在此間與否亦不可知姑据宋

拓禮本錄於此○洪氏接允字之下云施翰飛肅於

鷹揚典刑□□軌□帝□其勲遷廬江太守擬泰和

以陶化昭八則以隆治彌□宏略惠訓凶倦□□協

□□□齊□□清源之深閼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

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其

猶充洽外內寔紹德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

三事□□□終□□□□□□□□□□常山相暨子汜孫而

允嗣罔繼粵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汝南薛□□

□□□□□感靈壇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世乃

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同宗□□□之曹昭

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

慶焉禮也於是鄉□□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

史翟邵等僉以為君雖輝名載藉光颺前列而靈墳

墓以聲百世其辭曰述遂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

於昭上德實唐之允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

祇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奮機彼夸毗贊此醇懿

以文會友以仁翼十敷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

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允肸亡紀

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以永遐祉詒厥孫謀

耀于萬祀

是碑依洪氏所釋似是十九行行三十三字弟一

諱弟二行士會弟三行之殊弟四行不入弟五行

江弟九行清源第十行其猶弟十一行常山第十五
二行感靈弟十三行昭告弟十四行翟循弟十五
行述遂弟十六行於昭弟十七行彼然鴻奮至侍
夸弟十八行昊天弟十九行謀耀
字正合一行三十三格之數而標本侍字不斷直
至御字始斷則是此間尚有闕也又再起一行若
史字至遷字纔三十一格而標本廬江之上又尚
露三半字皆洪所無者則此間又有闕矣恐洪氏
所据亦是當日標本有割棄處未可知耳是以每
行三十三格之數可定而通計若干行之數則究
未能定也

命旗句下有頁字當是實此洪氏所闕者今補之
寶真句下是忠字洪氏誤作志今正之

今年夏曲且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
卿碑剪標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
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為蔡
書無論立碑年歲不符即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
精于分隸所鑒當不誣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
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寓書乃知是碑為小松
所得將託孔戶部蒞谷使人之僂寄京俾予與同
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既為響捐一
本又為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誤字

一忠諒洪訛潛心坐臥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

作志諒

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况李嗣真在唐初負藝苑盛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金石錄始駁嗣真之誤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原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者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

真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母邛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母邛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

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即指爲率夏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較耶况即同出一手而應制莊敬之體與得意時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岳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据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於本碑者槩不足信此語若以評唐宋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刻每條下皆系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源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秘筆筆皆從此碑得之非深求漢唐之接續者未易語也予嘗謂漢碑自以韓沛節禮器碑

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
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
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
之祖實俎豆焉是碑既見推於李嗣真則唐賢諸
家當必人人服習者蓋漢人分隸之形質至此而
皆化爲性情恐褚河南對史陵云此法更不可以
教人者正不外是也中郎爲漢隸大家能借此梯
杙以窺見一斑其於書學或有裨乎今必謂指中
郎書者無所考據而彼駁之疑之者亦何嘗有所
攷據不過一倡百和好翻前人之語必欲使漢隸
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罪而致
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品之語以爲是碑定評
而予之得見是碑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振
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他日見小松未谷當面
質之

洪云嘖即蹟字非也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蹟字九家作冊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
謂初也揚雄太元曰化在嘖也范望注云陽氣潛
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芟故云化在嘖準此二訓正
與探字義合

